

# 陈子昂仙道诗探析

李柯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陈子昂现存诗歌120余首,其中仙道诗就达40首,约占总量的1/3。陈子昂之所以如此大力地创作仙道诗,除了他本身具有浓厚的道家、道教情怀外,还与他的人生理想、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所以,考察这些仙道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陈子昂的神仙情怀,更可以从中管窥他对待仕途、对待人生的态度。

**关键词:**陈子昂;道家、道教思想;隐逸;仙道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3-0110-04

陈子昂(661—702)<sup>①</sup>,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由于自小受到巴蜀之地道风的浸染,家族长辈好道之气的熏陶,陈子昂在青少年时期时就已怀有较为浓厚的道家、道教情怀。这种道教情怀在其后来入读山林、与道人交游、体弱多病以及志不得伸等因素的作用下,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尤其是在其“功成身退”的夙愿不得实现的情况下,这种道家、道教情感就愈加强烈。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说他“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sup>[1]卷238,2412</sup>。其实,陈子昂爱黄老之言并非始于晚年“在职默然不乐”之时,只不过那时的道家情怀更为明显罢了。对此,其诗“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答洛阳主人》)可以佐证。非此一首,其他仙道诗更是曲写心迹,将他的道教情怀以及在儒家出世和道家入世之间的徘徊苦闷尽展无遗。本文尝试从其仙道诗入手对此进行考察,以期得有道之正。

## 一 幽观天运之下的隐逸学仙

永淳元年(682),22岁的陈子昂应试落第,怀着无比落寞的心情告别洛阳回到故乡<sup>②</sup>。但他在离别时就表示“莫言长落羽,贫贱一交情”(《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还因北山径,归守东陂田”(《落第西还别魏四懔》),暗示自己将隐居待时。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此期间,他隐居在射洪修仙学道,与晖上人交游

并待时而动。正如他自己所说:“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序》)，“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长恐没代而不得见也”(《谏政理书》)。

文明元年(684),陈子昂再游东都,终以进士对策高第,并拜麟台正字。出仕后的陈子昂意气风发,“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sup>[1]卷238,2412</sup>,并以“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感遇》其十六)为人生标杆,希望自己也能够达到进能以义补国、退能以道隐身的人生境界。《答洛阳主人》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人生的这种规划:

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事亲恨未立,从宦此中州。主人亦何问,旅客非悠悠。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

据罗庸《陈子昂年谱》,这首诗作于陈子昂居东都守麟台正字后一两年内。从诗中立志以义补国、封侯加爵,不然则以道隐身、归游五湖的慷慨陈词中也足以窥见陈子昂初出仕时的昂然之气。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已经居摄国事的武后,对陈子昂只是以文才相惜和授官,并未从政治的角度加以真正的欣赏和重用。即便在武氏称帝后,虽也曾对陈子昂“数召见,问政事”,但终因其政见与己不甚相合,而以“辄罢之”告结<sup>③</sup>。可以说,陈子昂出仕后的苦闷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叠积而成的。当这种苦闷累积到令他将近窒息的程度时,他便开始向另一端

收稿日期:2011-12-05

作者简介:李柯(1979—),女,河南镇平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 口——道——寻求精神寄托：

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昔称夭桃子，今为春市徒。鸱鸢悲东国，麋鹿泣姑苏。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感遇》其十五）

深居观元化，怆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感遇》其十）

揭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sup>⑤</sup>。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感遇》其三十）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婉变时永矣，感悟不见之。（《感遇》其三十六）

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感遇》其二十）

从《感遇》其十五深感“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进而劝己告人“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中，已然透露出陈子昂对当政者的失望之情和难酬壮志的苦闷。所以诗篇以功成身退、与时张弛的范蠡作结，寓意颇为深长。《感遇》其十展现出世人为了争功夺利而不择手段要尽诬陷欺诈之能事，诗人不愿与之倾侧沉浮，于是暗生避世之心：“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尽管有种看破世事的苍凉，带些消极的情绪，却极符合他理想破灭后一时无所适从的无奈心态。《感遇》其三十依然是对当时有才不得充分展示反倒因之罹祸的政治环境的悲歌，对此现状诗人无能为力，只好以“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宽解自己，有意潜入云渊深处，远离罗网以保孤芳。同以上几首一样，《感遇》其三十六也作于官右拾遗之后、归侍退隐之前。但从内容来看，诗人此时的隐逸之思已经非常浓厚，甚至于做梦都在乘着神龙远游。当然，其根结仍然在于“时哉悲不会”。至《感遇》其二十，这种归隐之思竟然达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已完全不同《感遇》其十“已矣行采芝”中略带不舍的心态。

需要强调的是，陈子昂选择归隐实属无奈之举，并非消极遁世，而是幽观天运、待时而动：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岂徒山木

寿，空与麋鹿群。（《感遇》其十一）

诗人开篇便以“吾爱鬼谷子”起句，率先点明对战国隐士鬼谷子的敬仰之情，暗示了将以之为表率的心态。接着对鬼谷子进行大力讴歌：他胸怀经世之道，然却遭遇七雄争霸之乱世。面对天下久无君的现状，他抛弃浮荣虚贵，选择隐遁山林。但其真意却并非在于求山木之寿，与麋鹿为群，而是在于隐居养晦，待时而动。这实际上也是陈子昂对自身状况的借位映射，故刘须溪称其“以鬼谷子自负”<sup>〔2〕卷3,77</sup>。和时不与我方才选择归隐养晦不同，思仙情怀几乎贯穿了陈子昂的一生，更是他失意状况下的精神寄托所在。赤松子是陈子昂道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位仙人，如“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答洛阳主人》），“缅想赤松游，高寻白云逸”（《秋园卧病呈晖上人》），“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春日登金华观》）。

当然，陈子昂的怀仙并非都是具体到某个得道之人的，也有在自己想象的仙界中尽情漫游的诗作：

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峰岭上崇翠，烟雨下微冥。夜闻鼯鼠叫，昼聒泉壑声。春风正淡荡，白露已清冷。哀响激金奏，密色滋玉英。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岂不厌凝冽，羞比春木荣。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赢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昂玄鹤舞，断续彩云生。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

诗的前半部分对修竹进行礼颂：它生长在传说中凤凰所集的南岳之地，饱受风雪之洗礼，始终坚贞独屹，保持着四季不凋。从“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句而下，则是诗人由之生发的种种想象：在仙乐飘飘中，诗人驱驰翠虬之驾，结交仙女弄玉，携手轻举天地之间，嬉戏赤城之山；玄鹤低昂起舞，彩云断续层生；整个氛围祥和而自由。所以诗人最后发出“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的心声，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美好联想之中。

除了怀仙咏仙外，陈子昂也渴慕通过饵药等道教营生以达延年益寿：“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卧病家园》）他不但自己服饵学仙，还广与朋友交流学道心得：

寂寥守寒巷，幽独卧空林。松竹生虚白，阶庭横古今。郁蒸炎夏晚，栋宇閟清阴。轩窗交紫霭，檐户对苍岑。凤蕴仙人策，鸾歌素女琴。忘机委人代，闭牖察天心。蛺蝶怜红药，蜻蜓爱碧浔。坐观万象化，方见百年侵。扰扰将何息，青青长苦吟。

愿随白云驾,龙鹤相招寻。(《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

灼灼青春仲,悠悠白日升。声容何足恃,荣吝坐相矜。愿与金庭会,将待玉书征。还丹应有术,烟驾共君乘。(《题李三书斋(崇嗣)》)

游人献书去,薄暮返灵台。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闻莺忽相访,题凤久裴回。石髓空盈握,金经秘不开。还疑缝掖子,复似洛阳才。(《酬田逸人游岩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

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栖遑长委命,富贵未知天。闻道沉冥客,青囊有秘篇。九宫探万象,三算极重玄。愿奉唐生诀,将知跃马年。非同墨翟问,空滞杀龙川。(《赠严仓曹乞推命录》)

然而,真的仙人实有且凡人可通过修炼得以长生久视吗?对此,陈子昂通过自身的实践,最后还是有了较为清醒地认识:

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变化固幽类,芳菲能几时。疲疴苦沦世,忧瘁日侵淄。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洟。(《感遇》其三十三)

葛洪《抱朴子·金丹》卷四云:“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sup>[3]183</sup>陈子昂对于此说最初是存有幻想的,不然不会在《题李三书斋(崇嗣)》中直言:“还丹应有术,烟驾共君乘。”而且也是付诸过实践的,正是这种实践使他慢慢陷入“峨眉遥如梦,仙子曷由寻”(《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的怪圈之中,从而引发他对神道存在与否的理性思考。所以,这首诗开首就指出道教所谓服食丹药以成仙的理论实为欺人之举,峨眉山中也并不存在像葛由这样的仙人。苦闷源于梦想的破灭,既然求仙已成无稽之谈,那么在面对有限之年命、忧患之人生、病疴之躯壳时,难免悲伤:“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洟。”

## 二 待时无望下的独善其身

从证圣元年(695)出狱、复职到圣历元年(698)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之前,陈子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已暗生归隐情愫,但还是在努力地“奋身以答国士”<sup>[1]卷238,2413</sup>,以求达成最初之心愿。然而,他所追随、效力的对象最终还是未能给予他这样的机会。于是,归隐待时便成了他的不二之选。事实上,陈子昂这种“归隐待时”的做法已完全诠释了他在处理儒与道关系中的矛盾心理:“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即请缨无门可达但退隐又不全然甘心,所以归隐待时之举就成为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个缓冲。但从“蜀山余方隐,良会何时同”(《送别出塞》)来看,其后期

隐居待时的心态与前期落第时相比已有明显不同:落第时的归隐待时尽管有沮丧之气,但更多的还是对未来政治前景充满希望和热情;后期的归隐待时却笼罩沧桑之感,对未来之“时”已不敢期待太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享受当下体道探玄的生活、保持独立高洁的人格也不失为一种诗意的人生。

陈子昂的体道探玄活动,除了“爱黄老言”、“耽味易象”、“种树采药以为养”等之外,还表现在对自然、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上。自然对于人类充满太多的未知和神秘,即便是在早已对之有所掌控和利用的当今时代。正唯如此,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思考,才从未消歇。就中华民族来说,从远古神话传说开始,到先秦诸子的理论学说,到屈原的《天问》,到张华的“混沌无形气”(《诗》),人类一直在尝试着解答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困惑,并试图将自然现象和社会存在发生关联,进而揭示政治上的兴亡得失,这就是由儒家学说衍化而成的天命学说。陈子昂《感遇》其一便承袭了这一理论:

微月生西海,幽阳始化升。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感遇》其一)

诗的前半部分承用循环之说:日落月升,交替运行;月之正圆,缺已暗成。“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承上启下,由自然现象关联到人事变更:三统之迭兴,五德之更运,都是天道使然。“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至于其中之奥秘,又有谁人能洞晓呢?

相较于这种对自然、对社会的理性思考,陈子昂对生命和人生似乎更有感悟和体会: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感遇》其十三)

诗人潜隐山林,在怡志养生之余,闲观万物变化之际,遥想天地混沌未分之时,由无及有,化育众生;生又归无,循环往复。四季可以轮回,日夜可以交替,但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徂落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陈子昂虽然没有像汉末魏晋时期有些诗人那样高歌年命之悲,但从“感叹何时平”句中也透露出他些许哀伤的情绪。

陈子昂归隐之后,对于当何去何从的问题,从最初的畅意体玄到养晦待时到最后的孤愤遐吟,一直有着自己切身的体悟。从其诗歌作品来看,该期间他更多地是以道家、道教为精神寄托,常以一个超然物外的形象示人: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眷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感遇》其五)

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沉冥？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感遇》其六）

诗人批判当时矜巧鬻智、倾夺相夸的污浊世风，嘲讽世人拘于目见只知享乐不事修道之世俗行径，强调自身将追求如“奄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般的超然境界。他对于道家、道教之推崇，甚至于在儒释之上：

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精魄相交会，天壤以罗生。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窈冥。西方金仙子，崇义乃无明。空色皆寂灭，缘业定何成。名教信纷藉，死生俱未停。（《感遇》其八）

讲究繁文缛节的儒家名教让诗人感到厌烦，宣扬色空观和因缘说的佛教也未能让其得以完全解脱，相比之下，只有太极之说和老子之道方能聊以慰藉其胸怀。但随着时日的推移，陈子昂这种超然之气渐笼悲怆之音：

独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潜居。时岁忽兮，孤愤遐吟。谁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与理分。（《喜马参军相遇醉歌》）

结合该篇诗序中“天子哀矜，居于待省。且欲以芝桂为伍、麋鹿同曹。轩裳钟鼎，如梦中也”等句来看，陈子昂对待时之举越来越没有底气，故而发出“时岁忽兮，孤愤遐吟。谁知我心？”的哀伤之音。

所待之时业已杳渺无期，空怀才情的诗人在感悼自伤之余只有以道家、道教信念为寄托劝勉自己保持高洁心志：

#### 注释：

- ①本文依据罗庸《陈子昂年谱》。又，若无特别说明情况下，本文所引陈子昂之诗歌均出自《全唐诗》。
- ②陈子昂五代祖父陈方庆、方庆子陈汤、汤之孙陈嗣以及陈子昂父亲陈元敬均好道慕玄，参见陈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和《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
- ③罗庸《陈子昂年谱》云：“居东都，应试不第，经长安归里。”
- ④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上数召见，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
- ⑤《汉书·龚胜传》：“胜死，有老父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意即《庄子·人间世》“此材之患也”。子昂宽己之辞也。

#### 参考文献：

- [1]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高棅. 唐诗品汇：卷3[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3]李一氓. 道藏：第28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4]陈子昂. 陈子昂集[M]. 徐鹏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60.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感遇》其二）

嘉锦筵之珍树兮，错众彩之氛氲。状瑶台之微月，点巫山之朝云。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结芳意而谁赏，怨绝世之无闻。红荣碧艳坐看歇，素华流年不待君。故吾思昆仑之琪树，厌桃李之缤纷。（《彩树歌》）

《感遇》其二咏写兰若之生幽谷，暗喻己身之怀才不遇。“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二句，道出了诗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壮志未酬的失落感。《彩树歌》主旨与《感遇》其二大致相同，“结芳意而谁赏，怨绝世之无闻”是该诗之诗眼，传达出的仍然是盛年易逝、有志未伸的哀伤。颇令人值得回味的是其最后两句：“故吾思昆仑之琪树，厌桃李之缤纷。”昆仑之琪树，缤纷之桃李，实际上已成为诗人心中一仙一俗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代名词；一个“思”字，一个“厌”字，又暗示了诗人对此两种生活之取舍态度。

综观陈子昂的一生，他其实一直在出仕和归隐之间挣扎。正如他自己所言：“道既不行，复不能知命乐天，又不能深隐于山藪，乃亦时出于人间，自觉是无端之人。”<sup>[4]</sup>《无端帖》，<sup>240</sup> 这些仙道诗歌或可以成为他这种思想波动的一个记录和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起到补史料之不足，成为对其本人进行深入了解的第一手素材。